

鐵血健兒



行印店書方南海巨



鐵血健兒

淮東何一峯著

第十一回

鐵血論交素心盟白馬 銅山握別紅淚洒青萍

話說岳廣義估量這強盜的本領不凡。準備要訪問他個水落石出。從此由六合至南京。由南京至江西。湖北兩廣的地方。到處留心探問。不但訪不到這強盜的來源去脈。並沒有訪到甚麼了不得的英雄。那把刀更是無從追究。也就漸漸的把這心思鬆懈下來。他所到的地方。在城市繁華之區。都不甚留連。但在那名山大川可以遊覽的所在。便是這所在沒有奇人俠士。也喜歡多住幾日。他的理由。說是山水雄壯的地方。徘徊瞻望。心裏很是暢快。如同見了偉大



的英雄一樣有趣。那天到了都陽山脈之下，他平時到各處地方，仗着這一身的本領，又是一個活潑玲瓏的少年人物。凡是練弓習馬的人家，都把他當備上賓看待。來時照例要擺酒接風，去時還要送他的路費。他主僕二人的遊蹤所至，遇到天色黑暗的時候，不在左近飯店旅店裏歇宿，就不問是誰家的莊院，他都可以前去借宿一宵，却不愁沒有錢用，沒有人恭維他。毋如那時廣西的地方，歡喜練武藝的人極少，輕武重文，成了廣西人民第二的天性。岳廣義在廣西境界，雖沒有人欺負他是外鄉人，也沒有人趨奉他是個濁世的英雄。一路上吃飯要飯錢，住客店要房錢，已將箱子裏的銀兩，花費得一乾二淨。他在都陽山脈之下，和岳信主僕二人吃飽了肚子，沒有飯錢償還人家，就從箱子裏拿出一件衣服來，抵押在飯店裏。那飯店裏的老闆，是個瘦子，一身輕飄飄的風，都吹他得倒，臉上焦黃枯黑，好像在病牀初起來的一樣，却能說得一



口好北方話。這瘦子見岳廣義神情之間。看出是個有本領人的樣子。便存着幾分怜惜岳廣義的念頭。不好意思收了他這一件衣服。岳廣義就此令岳信暫住這飯店裏。到都陽山上逛了半天。看那山花爛漫。山石峻嶒。就愜意的了不得。兀自仰天笑了一陣。眼看日色已暗。天上滿佈着幾點疏星。還在山頂上留戀徘徊。不忍便去。偶行到一個山谷的中間。忽見山林深處露出黑壓壓的一座紅牆。料知是座廟宇。便穿花傍柳的走近那廟門。星光之下。抬頭看那廟門上橫着一塊石匾。字體剝蝕。依稀還能辯出是勅建圓通古廟六個大字。看廟門並不曾關着。隨走近了正殿。靜悄悄地不見一人。一盞坡瓔油燈。在殿中間懸着。半明不滅。神前的灰塵。要撲下一大斗來。西廂房裏露出燈光。便疑惑是道士的臥房。急走近西廂房下。看房門已關起來。即用舌尖砥破窗紙。向裏面一看。那裏有什麼和尚道士。連床鋪都沒有的。岳廣義很是掃興。待要回頭



走出廟門。陡覺背後有些風響。忙轉身一看。但見午間在飯店裏那個瘦子。來抓他的辮髮。忽將頭一低。扁過身子。退後三步。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怎麼在我頭上動起手來。那瘦子便笑道：『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好朋友就得隨我到裏面去。』岳廣義再仔細看那瘦子。絲毫看不出是個有本領人。但因他方才抓自己辮髮的時候。來得十分迅快。才想到他不是個小輩。岳廣義踏遍數省。滿心想結識天下的英雄。毋如他所遇的一般不三不四。七七八八的英雄好漢。都是徒盜虛聲。沒有真實的本領。不意在這重文輕武的地方。偏訪到這們一位英雄。一碰到這樣的英雄。多少總有一點緣法。又何訪逞此結識一番和他做個朋友。難得他來招呼自家。到裏面去。也就欣然應允。不問這裏面是什麼緣故。那瘦子拿出一把鑰匙開了房門。拉着岳廣義走了進來。用左手在東邊牆壁一根釘上捺了一下。忽然聽得撲的一聲。像似在半空間掉下海底的一般。才一轉瞬工夫。



下面已現出一條隧道。那瘦子急指着前面一個洞門說道。請走進裏面去罷。你來晏了一時半刻。你也沒有這緣法來瞧我們的祕密了。你不要害怕。只管放心走進。我若要取你性命。憑你怎樣抵禦。你都逃不了。須知我不是存心害你。才叫你進去的。畢竟有本領的人。胆力強壯。岳廣義便隨着那瘦子跨進洞門。遠遠聽得裏面一陣馬鳴聲。像殺豬似的一般嚎叫。岳廣義也不由驚訝起來。那瘦子隨手將門帘一掀。先後和岳廣義走進來。岳廣義見室內一張方桌上。面兩邊立着一對錫質的燭台。高燒着手臂粗細的兩枝大燭。中間拈起一爐好香。桌前又捆縛着一匹好馬。室內分設着四把椅子。那右邊兩把椅子上。坐着兩個叫花子模樣的人。在那裏把刀看劍。一見那瘦子和岳廣義走進來。大家都握手見禮。那瘦子忽向岳廣義問道。朋友。你知道我是誰呀……岳廣義仔細向那瘦子臉上一瞧。見他那一對眼珠。閃閃流動。火一般的露出光



來。午間在飯店裏見他兩眼胞向下垂着。像似有一塊石頭壓下來的一般。於今見他這一對眼珠。向自家臉上滾來閃去。要是自家沒有充分的胆量。瞅着他這對眼珠。自然退避其鋒。不敢仰視的。方知這瘦子鋒銜不露。輕易看不出他的真面目來。迥非自家所及。遂向那瘦子回道。我兄弟除去在那飯店裏和尊駕會面一次。以前並不打算這廣西的地方。還有尊駕等這許多人物。實不知尊駕是那一路上的英雄。那瘦子便指着兩個乞丐模樣的人。向岳廣義道。這是徐州錢迺剛。這是江西楊錫慶。我呢。姓徐。名志驥。是德州的人氏。就是在六合鳳儀春旅店裏盜刀的那個強盜。……邊說邊從身旁抽出一把閃灼灼的一把刀來。給岳廣義看。岳廣義看這刀寬有二寸。長有尺五。是百煉緬鐵的製成的。豎起來才像一把真刀。捲起就像一條皮帶。那刀柄上還刻着岳廣義三個小字。正是在六合被人盜去的那把刀子。岳廣義這時胸中有無限的話。想




說出來問個明白。只不知怎樣的問他才好。徐志驥又把話岔開。向岳廣義笑道。我們都是同志的男兒。並不做盜。平生的懷抱。總不離乎這鐵血二字。我們果恃着這鐵血二字。無所不至起來。也困躓不到這個樣子。我們打算今晚三個人。在這裏盟心。好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。難得老弟又不約而同的會走到這山上來。總算是千載一時的緣分。我們欲和你盟心。老弟其許我。岳廣義毫不遲疑的說道。在這裏你是一個老大哥了。兄弟虛度二十一歲。沒有一個哥哥。好了好了。於今已結識你們三位哥哥了。我們生願變成一塊白鐵。百折不磨。死猶化成一攤紅血。千秋不泯。……徐志驥聽了。大笑了一聲。那馬仍在那裏悲嘶不已。徐志驥便運起那把寶刀。向那馬咽喉上刺下。霎時血流如漿。錢迺剛就此焚化紙馬。居然鳴邊放炮的敬起菩薩來。四人歃血盟誓已畢。交拜了一會。楊錫慶把那馬屍拋出室外一個深洞裏。上面用大石掩蓋。



着。掃去室內的血跡。徐志驥仍把那把刀還給了岳繩武。岳繩武那裏肯受。要將這刀送給徐志驥做個紀念品。及至徐志驥把當初盜刀的緣故說了出來。岳廣義才欣然收下。這徐志驥原是德州一個當馬快人家的兒子。生來便聰慧絕倫。無書不讀。畢竟門閥微賤。夠不上考試的資格。他父親是個當馬快的。他父親死了。真受着家傳的營業。胡亂也學得一些本領。並且眼光厲害。那些江湖上的朋友。一落到徐志驥眼角裏。便能估出個所以然來。這天是徐志驥的母親五十壽辰。凡是在衙門當差役的。都到徐志驥家裏慶壽。一時賓客滿坐。熱鬧的了不得。忽然來了兩個華服翩翩的少年人物。送上八色的壽禮。竟像是認識徐志驥的一般。直到後堂。向壽星面前叩了幾個頭。便來和徐志驥握手行禮。徐志驥向那兩個少年一看。不由的害怕起來。但表面上仍裝做行若無事的樣子。便向他們點頭笑道。好兄弟。你們是打那裏來的。可把做哥



哥的要想壞了。難得兩位兄弟枉駕到來。我們且吃過三杯。那兩個少年忙推辭道。兄弟們忙得很。今日且來給老伯母拜壽。改日再來吃老伯母的壽酒吧。一面說。一面便向徐志驥拱一拱手去了。那時座上的賓客。看徐志驥這般的人家。竟會有闊綽的人物來給他母親登堂拜壽。很是詫異不小。有一個嘴快的朋友。便問徐志驥道。方才那兩個少年人物。是老哥的什麼人。聽他們的口音。並不是本地的人氏。他在那裏結識了老哥的。徐志驥遂扯着謊笑道。說來是個天大的笑話哩。他兩個都是豪華的公子。據他們自己說。一個姓錢。一個姓郁。他們的父親。都做過道台的。於今已罷職歸家了。我以前並不認識他們。他們是表兄弟兩個。生性喜歡習武。因為尋不着一個名師。不知在那裏聽來。聽說我的武藝很好。半月前訪問到我這裏來。要拜我做師傅。哈哈這是從那裏說起。我的武藝。做人家徒弟的資格還不夠呢。他們尋師而來。却怎麼會尋



到我門上來。這都是外面的人。看我會幾手拳腳。能耍一把單刀。就替我亂吠牛皮。亂說我的武藝很好。他們是不大懂得武藝的人。就相信外面的人。替我亂吹一陣。是個什麼人。怎肯亂收人家豪貴的公子做徒弟哩。其時便婉言謝絕了他們。他們又相信我的話不假。不拜我爲師。就要求我和他們做個忘形的朋友。不時到我這裏來討論些拳術。我也不好意思過分的拒絕他們。很慚愧的答應了下去。不料他們怎麼知道今天是家母的壽辰。特地又趕來拜壽。我很佩服他們。絲毫沒有豪家公子的氣習。真正難得……徐志驥說完了這一篇話。在莊的人都豔羨徐志驥有這機會。能夠和道台大人的少爺做個忘形的朋友。他們這些當差役的。能和知府知縣的兒子。在一桌上賭錢。在一家鴉片烟館子裏同抽大烟。面子上已覺有十分的光彩。何況見徐志驥同那兩個道台人家的少爺做朋友呢。自然要豔羨得到一百二十分。就中祇有徐志



驥的一個好友。看這兩個少年的神情之間。很有些兒納罕。但並不當面拆穿。這西洋鏡子。也隨着衆人附和一陣。當日散筵以後。時已二更。徐志驥便走進他妻子吳氏的房中。祇是搖着腦袋。皺着眉頭。……吳氏見徐志驥的神情有異。便伏在徐志驥的肩上。問他有甚麼心事。徐志驥不肯說。吳氏道。我的嘴是緊得很。我聽了你的話。不拘什麼人。想在我跟前探出一點口風。是絕對辦不到的。你有了心事。你心裏是煩悶得很。你不將這心事對我說出來。我也不歡喜。徐志驥向來是愛他這妻子的。又在新婚的時候。看他說話之間。是處處小心謹慎。自己的心事。本不肯輕易說出的。但這時實在不忍瞞他。便咬着他的耳朵。把日間兩個少年慶壽的話。先對吳氏說了。又繼續向下說。道。你知他們兩個是什麼人呢。三年前我在徐州的時候。見他們兩人在野外的地方。都穿着叫化子的衣服。手裏各執着一枝小劍。面對面的嚎啕大哭起來。那兩點般



的紅淚點點滴滴洒在劍頭上。兩人痛哭的時候。見我在他們面前走去。便各揩抹了淚痕。一聲珍重。各自分別去了。像這般稀奇古怪的人物。我一見面就看出他們是江湘上的劍俠人物。今天是母親的壽辰。他們不知是怎樣的緣故。竟穿了這樣一身的漂亮衣服。備辦了八色大禮。給我母親拜壽。虧我這副眼珠子不錯。毋論他們是怎樣子化裝前來。我都認得他們來去的神情。詭譎不測。就怕這幾天子。我們的德州地方。難保不發生紅刀子案。若說他們是強盜。就看錯了人了。吳氏聽了。沉吟了一會。也附着徐志驤的耳朵說了一會。究竟吳氏對徐志驤說出些什麼來。且俟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回

石伯羣涼血騙好友 徐志驥仗義殺嬌妻

話說吳氏便絮絮說道。這話倒難斷定。你是個捕班的出身。雖然在府衙門裏辦活了許多的人和案子。陞做了捕頭。但論到隨身的武藝。有限得很。所捕的都是起碼的江湖朋友。我想那兩個少年的本領比你大。他們就要在這德州地方做案。怕你什麼。到你這裏打招呼。又有什麼用處。江湖上的俠盜很多。做强盜不能說他完全是個壞人。我也是捕頭人家的女兒。雖然沒有見過什麼俠盜。却也聽我父親說過的一望。就知他是個俠盜的固然很多。始終使人瞧不出馬腳的。也未常沒有。我們人家當捕頭的。受官府的壓迫。替官府做牛做馬。辦活了案件。賞些花紅。辦不活的案件。就要提心串胆。仔細這兩條腿子。爭比得一般俠盜。他們專驅使沒本領人。不受沒本領人的驅使。不見得一般俠



盜的人格卑污。誰也不能斷定有俠氣的人物不做強盜。徐志驥道。我何常不想到這幾種關節。我敢說句大話。這兩人的路數。瞞過我一雙眼睛。就實在不易。我雖沒有捕過江湖上的俠盜。然而他們都干礙我這副眼睛。不好意思在我這地方行走。叫我面子上太過不去。但我看那兩人臉上的顏色。殺機已動。好像他們要在這地方報仇。又礙着我的面子。不便下手。他們胸中的隱恨。表面上雖極力遮掩。在我眼中總遮掩不來的。他們來的意思。一不是怕我。二不是恭維我。却暗暗的指點我。告訴我。一則顧全我的場面。二則表示他們有骨氣的人物。明人不做暗事。所以我和他們一見之下。就同多年的好友。久別重逢的樣子。去敷衍他們。各人心裏自有各人的路數罷了。吳氏又低聲問道。這事你打算怎樣辦呢。徐志驥道。後來我預備拿他們破案。毋論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。我也不忍下他們的毒手。事情到了這般地步。沒有什麼十全的辦



法。我祇好準備到衙門裏。當堂卸去這捕頭的差使。以後就遠走高飛。到別處去討生活。不再吃這碗把勢飯了。儘管他們在德州地方尋仇暗殺。就鬧出天大的禍來。也不干我的事。我就怕這差使是不易卸脫的。然而毋論如何。我也不必真個和他們做對了。夫妻兩人談論了一會。吳氏便伏在梳妝台上打磕。腕了。徐志驥仍在房中思量卸差的方法。這夜的月光。百步見人。推窗一看。那月色照在屋上。如積水空明。十分好看。忽然對面屋角上有兩條黑影閃了一閃。徐志驥凝神一望。望見兩個穿夜行衣靠的人。一個人手裏各拾着一顆石頭。千不是。萬不是。正是日間的兩個少年人物。向徐志驥點點頭。飛也似的去了。徐志驥暗暗的叫了一聲苦。又喚醒了吳氏。向他訴說一番。猛聽得有人把大門敲得連天價響。徐志驥忙走出房門。開門一看。有一個捕班走進門來。見面就叫了一聲徐大哥呀。不好了。不好了。本城王紳士老夫婦的人頭。都被強



盜割去了。這強盜好生了得。敢到虎窟裏殺起頭來。王紳士家被強盜劫去的金珠首飾。共值二三十萬。這王紳士的兒子。是當今四太子的朋友。你徐大哥是知道的。於今王家的人。坐在府衙裏要人頭。把個府太爺嚇的屁滾尿流。傳徐大哥去捉拿強盜呢。徐志驥聽了這話。又不禁愣了半響。便隨着那捕班見了德州知府許籜庵。跪在堂上。聽許籜庵的訓話。許籜庵便指着一個老夫子模樣的人。向徐志驥怒道。這是王公館裏的西席先生。王老先生老夫婦兩人。今夜被強盜暗殺了。那強盜還搜括公館裏的金珠首飾。一共有數十萬。於今本府限你三天的期限。若在三天之內。不能將兩個強盜拿辦到案。仔細你的狗腿便了。徐志驥見了許籜庵那種威風顯赫的樣子。不敢多說。靈啫連聲的退下去了。可憐徐志驥從此三日一大比。五日一小比。真比得體無完膚。走起路來。總是一步一拐的。像似生了什麼外症一般。老母嬌妻。都押到監裏受罪。